

◆ 公安前沿侦探小说系列 ◆

GONG AN QIAN YAN ZHEN TAN XIAO SHUO XI LIE



警队实习生

JING DUI SHI XI SHENG

彭祖贻◎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公安前沿侦探小说系列 ◆

GONG AN QIAN YAN ZHEN TAN XIAO



警队实习生

JING DUI SHI XI SHENG

◆
彭祖贻◎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警队实习生/彭祖贻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05.6

(公安前沿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81139 - 040 - 7

I. 警…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1860 号

警队实习生

JINGDUI SHIXISHENG

彭祖贻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21.75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ISBN 978 - 7 - 81139 - 040 - 7/I · 001

定 价: 35.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ps.com.cn

www.poreclub.com.cn

荆江警官学院的后面就是荆江，隔着院墙就能看到荆江大堤和堤外的水杉林。

这天是个星期天，一大早，大四侦查系的学生肖晓拿了本书就往后院门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堤外的水杉林中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小号声，一听就知道是同寝室的钟力干的事，这小子上小学就是少先队的号手，不过吹的是那种没有按键的队号，到警官学院后他进了警乐队，改吹有按键的小号了，迷得跟什么似的，在寝室有时候都禁不住来那么几下子，经常惹人烦，他自己也明白，所以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就叫“噪音之源”。

肖晓刚出后院门，就见身穿运动服的班长周坚从江堤上跑下来，运动服已经汗湿贴身了，一身强壮的肌腱都显露得很清晰，他们不但住在同一个宿舍，而且都是湖城老乡。周坚在警官学院是个名人，不但是功课好，各项警事技能也是名列前茅，射击、摩托车驾驶技术一流，特别是散打搏击，可以说是打遍警院无敌手，最近在省体育馆参加了一项武术擂台赛，连战连胜，成了这个城市晚报、早报、都市报热炒的人物，后天就要打总决赛了，胜了就是今年的总擂主，用钟力的话说，胜了就能载入史册。虽然如此，但此人并不骄傲，外表尽管有点酷，但性格总体上算得上憨厚，人也挺讲义气，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

“早啊，已经跑一圈儿了？”肖晓主动打了个招呼。

“你也不晚嘛，”周坚原地跑步，看了看他手上的书，笑了笑，“还真打算考研？”

“是那样想的，考不考得上另说，”肖晓说，“试试。你真不打算考？”

“毕业了，先工作几年再说，实实在在地当几年警察，如有机会再深造也不晚，”周坚继续原地跑，“在职读研不用家里负担。”

2 警队实习生

“那倒也是。”

“蓝小芸在堤外林子里，上堤往右边的斜坡道下去，正在背英文单词呢。”周坚向他提供了一个信息，又回头看了看堤外，示意了一个方向，又笑笑，“好像冯老师也在那附近。”

“我又不是找她们，”肖晓嘴硬，尽管他知道同学们都清楚他在追蓝小芸，可还是掩耳盗铃，“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说过有什么关系吗？”周坚的笑容里有些深意了，说着就从他身边跑开了，“走了啊，我还要到健身房去练一会儿。”

“哎，今天下午李大春的讲座你参加吗？”肖晓回头喊。

“肯定参加。”周坚头不回的应了一句。

“哎，你明天的比赛郑丽会不会赶来？”肖晓又喊了一句，他说这话已经有明显的报复意味了。郑丽是周坚去年在网上认识的一位女朋友，也是他们老家湖城人，专程到警官学院来过，不过没进学院门，打电话约周坚到校外见面，周坚拉他作陪。那是个漂亮又时尚的女孩，二人目前好像正在热恋，但在同学中没有公开，肖晓是少数知情人之一。

周坚已经跑远了，根本就没听见他的话。肖晓有些没趣，继续往江堤上走，从堤上去堤外杉林有两条岔道，一左一右，他犹豫了一下，就从左边斜坡下去了。钟力的号声就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

穿过水杉林走不多远，就见瘦伶伶的钟力坐在江边的沙滩上，鼓着腮帮子吹出一串音符。肖晓捡起一个小土块砸过去，正砸在钟力的背上，钟力头都没回，也捡了一个土块砸过来，肖晓闪身避过，“猴子，你烦不烦啊，大清早的，吵死人了。”

“想拉我去碰蓝小芸就明着说，我配合，”钟力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沙子向他走过来，“既然有贼心，就该有贼胆，别拿我的小号说事儿。”

“刚才碰到周坚了，他说冯老师也在那边。”肖晓已经往蓝小芸所在的方向走了。

钟力走过来与他并肩，“都二十一二岁的人了，结婚都到法定年龄了，谈恋爱合情合理，更别说合法了，冯老师是个开明的人，以她的条件，说不定她也是早恋呢。”

“这话你敢当冯老师说?”

“有什么不敢的，不至于开除学籍吧?”

“你呀，也就是个语言上的巨人，你为什么不敢追女孩?”肖晓笑道。

“我倒是想呢，也得有人看得上我呀!”钟力自嘲地说，“我天生的条件摆这儿，生就的歪瓜裂枣，也不知我爹妈当年是怎么整合的。说来也怪，我老爹那人，说他长得仪表堂堂不算夸张吧?我妈年轻的时候也算得上个美人坯子，现在看也养眼，怎么就把我整成这样儿?”

“关键是个组合问题，”肖晓认真地说，“有的人组合的是父母的优点，你可能恰恰是组合的缺点，总不至于怀疑你老妈早年红杏出墙吧?”

“哎哎哎，怎么说话的?”钟力举起小号要打肖晓。

肖晓笑着逃跑，方向自然是蓝小芸所在的那片林子。跑不多远，迎面看到正练拳的冯丽婷老师，她实际年龄已经过三十了，但看上去更像一个在校的大学生：一身粉红色唐装，乌黑的长发在脑后扎成束，飘飘洒洒的，红扑扑的脸上已经有了些汗意。

“冯老师早。”肖晓停下来打招呼。

“冯老师早。”后面跟上来的钟力也跟着打招呼。

“钟力同学，求你一件事行不行?”冯丽婷手脚未停。

“老师有事就吩咐，您那个‘求’字我可当不起。”钟力说。

“早晨这江边林子挺安静的，听点虫儿叫鸟儿叫挺惬意的，你那号一吹，全盖住了，”冯丽婷做了一个收势，笑眯眯地说，“刚才蓝小芸还在那边骂你。”

顺着冯丽婷的目光看去，不远的林子中，蓝小芸背着手在走动，手里拿着一本书，口中念念有词。“冯老师，对我们校花骂人要有正确的理解，”钟力觑着脸说，“您没听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萝卜白菜，一点滋味都没有。”

“后半句是你自己创作的吧?还挺押韵的。”冯丽婷忍住笑。

“没办法，我就是太有才，想藏拙都藏不住，出口成章。”

“你不应该考警院，应该跟赵本山当徒弟。”

4 警队实习生

“这事我也考虑过，要说我走演艺的路子，条件在这儿摆着，演喜剧自然天成。不过我喜欢的艺术家不是赵某人，”钟力仍然没脸没皮的自吹自擂，“以我的天赋，就算拜师起码也得卓别林那个档次吧？”

“我看也是。”冯丽婷也故作严肃。

一旁的肖晓笑起来：“冯老师，您就别顺着他的话赶了，越吹越没边。这人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

“好了，不跟你们聊了，你们自己再转转吧，早晨空气挺好，”冯丽婷说，“下午李大春的讲座别误了，机会难得，我看是你们下去实习前最重要的一课。钟力不会逃课吧？”

“李叔叔的课我敢不听？回家他往我老头子跟前上一状，我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这个月的生活费都得打折扣。”钟力说。

“我倒忘了，你们两个，还有周坚都是湖城市人，蓝小芸家离湖城也不远吧？”冯丽婷问。

“下面县里的，乡里伢，充其量也就一村姑，”钟力见蓝小芸正朝这边走过来，装着没看见，故意贬损说，“说她是湖城市人有点抬举她。”

“哎哎哎，说谁呢？”蓝小芸已经走近了。

“你本来就是临江县的，临江县铜梓牌乡，对啵？”钟力见了蓝小芸有些怵，但仍硬着头皮，“说你是乡下人又不羞，现在有钱有身份的人在乡下做房子是时髦，不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对吧，冯老师。”

他们搭话的时候冯丽婷已经离开了，钟力想找援兵没着落，只好转话锋，“铜梓牌好像是属大别山区对吧？没听说山窝里飞出金凤凰吗？这话就是针对你说的。”

蓝小芸转嗔为笑：“你这张臭嘴啊，死人都说得活。”

“这话我不爱听啊，我怎么就臭嘴了，你嗅嗅，臭不臭？”钟力夸张地努起嘴，假装要往她脸上凑。

“非礼呀，非礼呀——”蓝小芸夸张地叫着，连走出一段路的冯丽婷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见是他们在开玩笑，笑笑又走了。

“你不要以为肖晓会英雄救美，他不是个重色轻友的人，咱哥

们儿是什么关系!”钟力正色说,“说我嘴臭,你这不是明着骂我不讲卫生吗?告诉你,我要再讲究一点就算洁癖了,我早晨可是用的两面针牙膏——”

“行了吧,还来呀,”肖晓笑着打断钟力,“蓝小芸你就别跟他斗嘴了,有人跟他斗他比过情人节还快活。”

“行行行,我走,我知道我多余。”钟力冲二位打了个拱就离开了。

“哎,你,钟力你这人怎么这样儿?”蓝小芸冲着他的背影喊。

“得了吧你,真以为我是个没眼力见儿的人啊?”钟力回头又来了一句。

蓝小芸有点撑不住了,冲肖晓发火:“肖晓,你在背后造什么舆论啊?搞得你一走近我别人就回避,你这人怎么这样?”

“没有啊,我说什么了我?”

“地球人都知道,装什么装?”

“我真没装,我真没说你什么。”肖晓一脸的无辜。

“说就说了,又没人把你怎么样,”蓝小芸剐了他一眼,“哎,我刚才问过冯老师了,考研的人可不可以不下去实习?冯老师的意思还是要下去,算一门分,但时间上可以灵活一些。湖城局你还熟吧,到时候找人通融一下,主要是有个实习鉴定。”

“有钟力在你还担什么心?他爸是局长。”

“刚才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算是把他得罪了。”蓝小芸有些懊悔。

“他要是这么容易就得罪了,他就不是钟力了。”肖晓说。

俩人说着话,自然而然地朝林子深处没人的地方走去。

钟昌明拉开车门正准备上车,看到已经因病休了近两年的原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大春慢吞吞地走进公安局的院子,心里暗叹:好汉只怕病来磨,这人原来是湖州市公安局一条铁骨铮铮的好汉,如今体形起码小了一号,背有些驼了,腰也有点弯了,五十刚满的人,看上去差不多有六十了,满脸皱纹交错。“局座,又准备开着小车往哪儿飚哇?”李大春看到钟昌明站在敞开的车门前望着他微笑,

主动地打了声招呼。

“去市政府开会，”钟昌明说，“老伙计，不在家里好好养着，跑局里来干什么？”

“碍你眼了？碍也碍不了几分钟，碰到你正好，想借台小车使使，去趟省城，”李大春说，“我正愁找谁开口呢，找刑侦不合适，他们那几辆车自己还不够使，找老干科还不够格，这不还没办退休吗。”

“要车干嘛？”

“警官学院的冯老师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给侦查系的学生们讲堂课。冯老师还记得吧？做学生时在咱们这儿实习过，挺漂亮一小姑娘，叫冯丽婷，人家现在可是专家级的人物了，近两年《刑事侦查》杂志上连续发她的文章，人家还记得我这老家伙——”

“哎哎，大春，称老家伙你还嫩了点吧？比我还小两岁呢，”钟昌明打断他的话，“干吗要老气横秋的？你这也就是得了病，好好调养一段时间，病好了，还是一条好汉。什么老家伙老家伙的？你这心态不对。讲课是好事，你本来就是警院的客座教授嘛，什么时候用车？”

“就现在，人家说派车来接，我没让，不合适是不是？”

“用我的车。小王，你跟李支队跑一趟，”钟昌明对车内的司机说，“动身前到我家去一趟，让钟力他妈装瓶自家做的泡辣椒带上，我那小子就喜欢这口。”

“用你这一号车？也不合适吧？”李大春笑了，但嘴上还是客套。

“废什么话？你出门寒酸等于是我们湖城市局寒酸知道不？你李大春是谁？说全国著名夸张了点儿，小有名气吧，全省刑侦战线可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哎，人家请吃饭的时候别忘了把我那小子喊上，改善改善伙食。酒别让他喝啊，啤酒整一两瓶还可以。”

“我一直说你对钟力有点偏心你还不承认，这算是露馅了吧？”李大春说，“我有两年没见这小子了，快毕业了吧？小猴几个头长壮了点没有？”

“还那样儿呗，一点营养都长心眼儿了，你讲课的时候一定让

他去听听。这小子现在有点狂，基本上都看不上咱们这拨人了，也就说起你来还算恭敬，”钟昌明说，“让他长长见识，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年轻人有点狂劲好哇，那才叫活力——”

“不跟你聊了，再聊开会就迟到了，走了。”钟昌明看看表，伸手拦停一辆正准备出门的警车，拉开门一步跨了上去，“先送我去一趟市政府。”

“钟局，我是把李支队送到就回来还是等李支队一块儿回来？”司机小王问。

“这话不问得多余吗？”钟昌明瞪了小王一眼。

钟昌明乘坐的警车已开出公安局院门了，小王还愣着：“李支队，钟局那话是什么意思？是让我等你呢还是叫我先回来？”

“你小子要是敢把我扔在警院自己先回来，我估计你得立马下岗，信不信？”

“我信。李支队，是一块儿去钟局家还是我取了泡辣椒再过来接你？”

“一起去呗。”李大春钻进车内。

“李支队，钟局对你，跟对一般人不一样，特尊重。”

“谁跟谁呀？我们同一拨儿进公安，一块儿进刑警队，老哥们了，他也就是比我会当官儿，论业务还不知谁谁谁呢。小王，以后再喊我就叫老李了，叫李叔也行，别李支队李支队的了，不当那官儿了，就不背那名分。等等，”刑警支队大案大队的大队长胡亚洲正从车前走过，李大春拍拍小王的肩，摇下车窗玻璃喊了一声，“胡亚洲，忙什么呢？看你那样儿又熬夜了吧？”

“哟，老领导，这是去哪儿？”胡亚洲弯腰往车内看了看，见钟昌明不在车里，拉开车门钻了进去，“怎么把一号车用上了？”

“用了犯法？去省城，你钻进来干吗？陪我啊？”

“我倒想陪呢，你在外面人缘好，走哪儿都有酒喝，我真想跟着你去蹭一顿呢，”胡亚洲打了一个哈欠，“去不了啊，困死了。”

“去省城你胡亚洲还用得着跟我蹭吃喝？你同学一大帮，现在基本上都是当权派了。”

“那倒也是，正处副处一大帮，也就我还是个科级，见人都不好意思了。”胡亚洲说。

“这话你跟我说没用，我现在也就一闲人。”李大春说。

“这不是小王在嘛！小王，你帮我给钟局递递话，有效果了我请你喝酒。”胡亚洲说。

小王说：“胡大，你想害我换个方式，我要真是个多话的人，钟局早让我下车了。”

“这话不假，钟昌明是个拎得清的官，”李大春见胡亚洲又打了一个哈欠，问，“又熬夜了，遇上不好办的案子了？”

“网络，利用互联网诳人，QQ，网聊，一女中学生被诳不见了。然后敲诈，数额挺大的，开口就是五十万，被敲的那家人，也就一中学老师，拆屋卖瓦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已经两天了，敲诈者打了一个电话就没了音讯。这个老师也挺难缠的，车轱辘话转着说，一整晚就没个消停。”

“难怪，人家孩子不见了嘛。我这病休还不到两年吧？整出新风景来了？互联网，QQ，什么玩意儿？”李大春感兴趣了，“说出来听听。”

“一两句话还说不清。老领导，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来帮帮我，”胡亚洲开玩笑说，“说顾问可以，说太上皇也行，老在家憋着，养不好病，空虚，这么多年，你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除了搞案子，你又没什么业余爱好，你来帮了我，也等于帮你自己。再说，你在，大家心里踏实，你不在，大家都想你。”

“蒙我是不是？想让我帮你落实待遇说实话，你那点鬼心思以为我不明白？”李大春戳了他一下，“你们这帮人，谁没挨过我的训？背后不知说过我多少坏话！想我？屁话。小王，开车，到高速公路路口再把他放下来，让他自己打的回来，我听他说说案子。”

“行吗？胡大？”

“老领导都发话了，敢不执行？开车。”胡亚洲说。

“胡大？这名听起来挺腻歪，耳熟，好像是个什么宗教里面的叛徒，是不是出卖耶稣那人？”李大春琢磨，“以后不兴这么喊，叫胡队不挺好吗？”

“是，叫胡队。”小王应了一声。说话间，小车已经驶出了公安局的院子。

“说说那个网络、QQ 什么的案子，”李大春说，“现在很少出门，让我也听个新鲜。”

“小王，咱们老领导一说上案子，劲就上来了。”胡亚洲笑道。

李大春下车的时候，站在教学楼前等他的冯丽婷竟然没有认出来，“小冯，”李大春主动地打了声招呼，“哈哈，我就知道你认不出我了。”

“李队，您怎么变——”

“好汉只怕病来磨，病了一场，摘了一只肾，胆也没了，现在我才真正懂那话：有个好身体，抵个副总理，”李大春笑咪咪地说，“小冯你放心，保证不会影响讲课，我刚才在路上想好了，这堂课，我给你玩儿点新招儿。毕业班是吧？”

“今年毕业，马上就要下去实习了，你们湖城还是个点呢。”

“我们湖城虽然不大，六县三市三区，容你们几个实习生没问题。”

“我想在学生下去之前，请您来给他们讲点实际的，学生们下去就得真刀真枪的干，光从理论到理论不行，”冯丽婷说，“李队，我真不知道您病了，要不然——”

“小冯，你知道我的德性，不喜欢婆婆妈妈的，什么时候上课？”

“先休息一下，到我办公室喝口水，待会儿我陪您去教室，”冯丽婷也很爽快，“您得给学生们来点真东西，讲课费我可是按正教授的标准给您争取的哦。中午就随便吃点儿，晚上原准备是系里安排，可王院长听说您来了，准备亲自出面，这规格还可以吧？”

“你小冯办事还有错？”李大春笑道，“享受教授的待遇比当支队长的感觉好，哪怕是水货。”

“论起刑侦业务，您要是水货啊，就没真货了，连我都副教授职称了，”冯丽婷说，“晚饭喝什么酒？我给您准备。瞧你这样子，二锅头恐怕是不行了，原来你好这口，弄葡萄酒怎么样？”

“这话问得舒服、温暖，好女人就是不一样，”李大春开玩笑说，“谁给你当老公，绝对幸福。结婚了没有？先生干吗的？”

“在美国，也是学法律的，读博士后呢，还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挂了职，专门帮中国人打官司，人家挺爱国的。”

“我说呢，一般人你也看不上。”

“也就一般人，娃娃脸，胖乎乎的，小啤酒肚，人跟面团捏的似的。”

“找了个弥勒佛呢？”李大春笑了一句，回头对司机说，“小王，你去找一下钟力，他爹不是下任务给我让我带他蹭饭吃吗？让他来找我，我要是不好找，让他找冯老师。”

“钟力？是不是喜欢吹小号的那个，瘦得跟皮猴儿似的？不用找，我学生，待会儿他要听您讲课呢。”冯丽婷说。

“这小子怎么样？”李大春问，“我看着长大的，你可给我管紧点儿。”

“挺聪明，成绩也可以，就是干巴瘦，老营养不良似的，体能差点儿，稍微闲一点就整个小号滴滴答，挺闹人的。”

“他那点营养全长心眼儿去了，不长肉，这话是他爹说的，”李大春笑道，“改天我给他妈提个建议，改变一下他的饮食结构。哎，小冯，我意思上午先讲一个小时候左右，你按我的想法去准备准备，下午就整半天。”

能坐三百来人的阶梯教室都坐满了，除了即将下去实习的毕业班学生，还有一些得到消息赶来旁听的，让李大春感动的是侦查系的领导和许多老师也来了。冯丽婷首先到讲台上将李大春做了一番介绍，用的当然都是一些溢美的词句，学生们虽然大多不了解李大春这个人，但看到系领导和老师来了那么多人，自然也就知道李大春在刑侦战线的分量，所以，当看到正式出现在讲台上的竟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头时，都感到失望，甚至传来歔歔之声。

李大春感觉到了，所以一开口就说：“我知道我现在这模样有碍观瞻，跟刚才冯老师的介绍一比，有点名不符实吧？对不起大家了，也就凑合着看吧。不过我也不谦虚地说一句，我老李现在皮儿

已经不中看了，可肚子里还是有点东西的，不信请同学们往后看，警官学院侦查系的领导和老师们不是什么人来讲课都来听的，高级知识分子嘛，一般人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今天来了这么多，一方面呢，我理解是给我捧场来了，都熟人嘛，给面子；另一方面呢，是不是说明我老李能讲出点东西来呢？”

后排的系领导和老师们都笑了，课堂的气氛开始有些活跃。学生席上，钟力跟邻座的蓝小芸交头接耳的说着些什么，他们身边是另两位湖城籍的男生周坚和肖晓，周坚身材魁梧、面部线条刚硬，与书卷气十足的肖晓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

“钟力，在说你李叔什么呢？大声点，别在女生耳边唧唧唧的。”李大春突然点了钟力的名，同学们哄然大笑。

钟力却一点都没感觉不好意思，站起来，“李叔您放心，我要说您肯定是您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走麦城的事我肯定不说。”

“那好哇，你李叔现在也有点虚荣心了，喜欢别人说好听的，课堂上就别嘀咕了，下课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慢慢说去。”

“能那样我当然乐意，就怕有人不答应，”钟力下意识地瞥了肖晓一眼，周坚冲他皱了一下眉头，示意他坐下，蓝小芸则使劲地扯他的衣襟，他身子都被拉歪了，仍不想坐下，“哎哎，我在回答老师的提问呢。”

“坐下！”李大春的表情却突然严肃起来，老刑警的那股劲儿也随之而表露了，钟力给吓得一愣，乖乖地坐下了。“刚才钟力同学用了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两个典故，一个是过五关斩六将，一个是走麦城。这话不算开玩笑，干刑侦的，如果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也就是像样的破几起案子，你在刑警队混不长的，更别说是像我这样当支队长了。但是，我要说，几乎每个刑警都有过走麦城的经历，统计报表上每年都有一定百分比的案子没破，这就是刑警的麦城。所以呢，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堂尽量不走麦城、最起码是少走弯路的课。”

李大春的开场白，确实有别于平素在课堂上讲课的老师，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

“今天讲座的方式，是我在来的路上想出来的，大家看着啊，

我没有任何讲义讲稿，两手空空，但我敢说在座的同学没有任何人经历过。在这儿呢，我先卖个关子，首先强调一下今天的课堂纪律，很简单，待一会儿，不管课堂上发生任何事情，大家都只允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动，绝对不能作出反应，明白吗？”

“明白。”同学们齐齐回答。

“这条纪律从现在开始生效了，”李大春继续说，“大家不用做笔记，我讲课跟你们老师不一样，我是想哪儿说哪儿，都是些实际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病了两年，在家休息，这过程也想动动笔，写点东西，把自己半辈子办案的经验教训写出来，可一拿起笔来吧，才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实际工作经验有，可文化不行。所以呢，今天站在这儿突然有点心虚的感觉，看到你们吧，还挺羡慕，羡慕什么呢？青春啊，说白了，我现在拥有的，基本上是已经过去的那一块儿了，再往后做不了什么像样的事儿了，你们拥有的呢，是未来，所以说，青春无敌啊！我这样讲行吗？”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神州行，我看行，”李大春来了一句广告用语，“既然大家拍巴掌了，我就这样一路胡说下去。刚才我不夸你们了吗？现在我得给你们提个醒了。大学生啊，没出校门的时候，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出了校门磨炼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你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分子。我有一个部下，也是咱们学校毕业的，比你们早十好几届呢，刚上班的时候吧，有股子狂劲儿，分析起案子来，没等我们这些老同志说话，他先说上了，一套套的，而且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就是有点不着调，好像乐队的鼓手，老敲不到点子上。有一次我亲自带他审人，让他做笔录他还不同意，大材小用啊，对不对？不同意也得做啊，谁让我是领导呢？官大一级压死人对吧？还要不要进步啊？”全场哄笑，“后来他做笔录了，大家猜猜，结果怎么样？”

“您已经暗示过了，肯定不合格呗。”钟力冒出来说。

“就你聪明。”李大春瞪了他一眼，“这个结果，大家也许想不到，那份笔录肯定是重做了，第二天一上班，我让他把办公桌搬到我那屋里一个角落，给他两本公文纸，带方格的那种，一本庞中华的硬笔字帖，我说你半个月之内什么事儿别做，就在这儿给我练

字，练字不准瞎写，从描红开始，每天给我写五张纸。他当时脸一下子红了，说李队你这不是拿我当小学生吗？我说你看看自己的字，赶得上小学生吗？鸡爪子在地上随便划拉两下都比你强，你这字可不是光写给自己看的，做完笔录是要给当事人签字的，稍有点文化的人看你这字，你说人家怎么看你？字是一个人的门面，写到笔录上去了，还代表公安机关的水平。当然罗，现在这人可了不得，刑侦中骨干的骨干，还当上了省里的书法家协会理事，都成家了，书法家，现在就是我想找他讨幅字，嘿嘿，没一条烟他还不给，烟的档次还不能低，起码玉溪、中华。”

李大春这番话一说出来，在场的同学们都笑起来，但又互相观望，有的把摊在桌上的笔记本合起来。他把这些看在眼里，微微一笑，“我这番话一说，好多同学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字儿了吧？也有年轻人曾告诉我，说现在有电脑了，写字不一定用笔，我说刚才那段话，也不是非要大家个个都写一手好字，个个当书法家不现实嘛，我的意思是，年轻人，有远大的志向、眼睛往高处看是对的，但要脚踏实地，基础要打牢，根要扎实，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做起，特别我们搞侦查工作的……”

李大春的话突然被一个意外事件打断了，教室门外突然冲进一男一女两个人，女的在前面跑，不断地发出叫喊声，男的拿把刀子在后面追，也叫喊了几句什么，由于事发突然，大多数人都惊呆了，也有反应快的站起来，却被李大春命令的手势逼着坐下了。追赶中的男女青年在教室的前面跑了一个圈，路过讲台时，李大春伸腿绊了一下男青年，男青年踉跄了几步，女青年借机拉开距离又冲出了教室，男青年回头冲李大春嚷嚷了几句又追出门去了。

教室里足足有半分钟鸦雀无声。

“冯老师，我让安排做现场访问的二十名学生准备好了吗？”李大春问。

冯丽婷说：“准备好了，都在旁边教室等着呢。”

李大春说：“好，他们都是马上要赶到案发现场做现场访问的刑警，作为警官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制作现场访问笔录应该没有问题吧？”

冯丽婷说：“听您刚才一席话，我不敢作肯定回答了。”

李大春说：“你现场从教室随机抽二十名学生去接受调查，在场的可都是刚才那一幕的目击者，注意，访问要分开，一对一，我要看到全部的二十份访问笔录。”

冯丽婷从教室里挑了二十名学生带出了教室。

李大春说：“刚才大家看到的一幕，才是我今天上午讲课的中心内容，前面胡说的那番话，只是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现在我要在座的同学，每一位都独立制作一份目击证词，至于写这个材料的要求，好像用不着我说吧？把你看到的情况、听到的情况完整地写下来就行了。完成后交给冯丽婷老师，中午我要看的，教室这么多人我不可能每一份都看，但我会随意抽看其中的一部分，下午做课堂点评。请每位同学在材料上写清楚自己的姓名，现在的座位号。现在开始，独立完成，不准交头接耳，交完材料才准离开教室。”

中午吃饭的时候，听过李大春课的人在食堂议论纷纷。湖城籍的几个同学很自然地聚到了一起，“没想到李叔还能玩出这种招数，”钟力感慨地说，“今天肯定把在场的老师和系领导都镇住了。”

“他这不是一般的心血来潮，包含了不少的学科。”周坚说，“早就听说李大春是个人物，果然名不虚传，要是能跟在他手下办几年案子就好了。”

蓝小芸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钟力说：“这事包我身上，我回去走我老爸的后门。”

肖晓说：“知道你老爸是局长，可也没必要总拿出显摆吧？”

钟力不高兴了，“哎哎哎，肖晓，你什么意思？我可没那意思。”

“显摆多了当然没意思。”肖晓显然是故意噎他。

“过分了吧？”钟力瞥了蓝小芸一眼，蓝小芸埋头吃饭，不理这碴儿，他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周坚，“哥们儿，你不帮我说一句话？明天我不参加你的拉拉队了。”

“爱去不去。”周坚也噎了他一下。